

散落的槐香

■ 阿慧(回族)

乡音，带着初夏细雨的湿润，从手机中传来：“你还回来吗？咱槐园的槐花都快等你啦！”我的眼前，瞬间铺展开一园子的槐树，一棵树的花朵。站在距离老家六十公里的办公室里，内心不妄量与家乡的距离。多久没回去了？是半年前的春节吧，那时，家乡的天空还飘着仙子般的雪花。

在归乡的途中，我想，多少年没有见到家乡那开得像雪的槐花了，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新嫁娘，而今，我的女儿已将成为新嫁娘了。

我这个不念娘恩的沈丘闺女，在下了车，踏上家乡土地的这一刻，脚底陡然被灼得疼痛。在走进“中华槐园”的那一刻，我心底有滚烫的乡情在吱吱涌动。当我站在“三槐堂”前，面对三棵古朴的老槐树，我似乎听到另一种慈祥而悠长的呼唤：“老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俺家的闺女咋不来……”

我的头戴白帽的回回祖先，夹在众多凄苦的移民里，在山西洪洞那棵大槐树下，是一遍遍吟唱着这歌谣，急切等待自己的骨肉的吗？在山险水恶、九死一生的遥遥迁徙中，偶遇那棵高耸在沈丘土地上的大槐树，祖先们又是依树而立，倾肠呼唤自己遗失的女儿的吗？在日益兴盛的日子里，槐树下喜庆的欢腾里，面色红润的白帽老人，是这样甜蜜地期待远路的儿女，就着这槐树的花香，分享甜蜜日子的吗？

仰望三棵老槐细密的枝叶，飘洒的雨丝，润湿了我滚烫的脸，我的心头，被丝丝歉疚缠绕。多年来，我迷失在他乡的高楼下，在一层层向上的水泥台阶上，我遗忘了家乡土地的温软，听不见家乡人深切的呼唤，我生命的外壳越来越冷硬。面前的老槐树，像族人一样教训着我，用它三百年站立的方式对我说：无论世界怎么变，时代怎么变，对至纯至真的心的守护不能变。我湿淋淋地说：“我，归来了。”

“嫂子回来啦！”有人从园子里大步迎出来，磁性的声音，亲切得感人。是电话里那个熟悉的乡音，沈丘文联范晓公主席，槐园文化的传播人之一，也是我熟悉的一个弟弟。我们虽然不同民族，但同是生长在这片土地，就像老槐树在土层里盘根错节的根。

范主席领我走进槐园，我惊讶地发现，天底下的槐树，仿佛一下子都长在这里了。景区主干道两旁的大槐树，都有百年以上的树龄。它们高低一致，粗细相同，树干端直，树冠丰盈。我不由叹疑：哪里来这么多的多胞胎树？那情景，实在有着不可思议的美妙。范主席说，这些槐树，都是槐园人跑遍全国各地，千方百计寻找来的，他们找寻时那虔诚的态度，犹如拜谒谦和的隐士。还有的槐树是从国外引进的，就像娶来了一群洋媳妇，或是，一大批倒插门洋女婿。这些洋槐树，长在中华槐园里，就有了国槐的模样，看上去跟咱国内槐树，

没什么区别。真应了老百姓的那句俗语：“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现在，咱槐园的槐树有四万多棵，五六十个品种。每个季节都有槐花盛开，不同色彩的槐花，从阴历三月一直开到十一月，开到雪花飘洒的冬季。”范主席一路数落：刺槐、国槐、龙爪槐、金叶槐、杏花槐、黄金槐、五叶槐、金叶刺槐、倒栽槐、蝴蝶槐……直迷得我，似乎成了一棵会行走的槐树。

我呆在一棵刺槐的跟前，不再行走，我盯上了树枝的高处，一簇没来得及凋落的白槐花。我用手指点着它喊：“洋槐花！”这是老沈丘人对槐花的另一种称呼，就像召唤自家孩子的乳名，土气中带着一股暖人的亲热。小时候，我一直迷惑：土生土长的刺槐树，怎么会开出被当地人称为“洋”的槐花来，“羊”字左边的三点水，是淋过雨水的山羊吗？或许，一代代的家乡人，在历史性的饥饿中，把槐花咀嚼出羊肉的鲜香了吧。可不是嘛，沈丘县槐店回族镇的山羊，被国家定为“槐山羊”，这羊体型好，毛色白，肉质美，皮板密。我们槐店回族镇的老回回，大都经营着槐山羊的生意。有肉食，有板皮。槐山羊的肉和皮，远销美、英、法、德、意大利，以及东欧等国家。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槐树”和“槐山羊”都姓“槐”，是山羊吃了槐树的枝和叶，有了槐树的血脉？还是，槐树和山羊都生长在沈丘槐店的热土上，有了这土地的秉性呢？这些，都是我站在湿嗒嗒的刺槐下，一厢情愿的胡乱想，一切都荒唐得毫无根据。但有关槐花的这件事，却真实得无法虚假。

那时，我的妈妈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刚被我姥姥从上海带回沈丘老家，住在被人们称做“槐店集”的小街道里。当年的槐店集上，家家门前屋后、河边、街头，都生长着茂盛的刺槐树。这是一种自生自长、自乐自苦、自强自立的贫民树。

也是一个初夏，没有雨。我妈一个人在家玩，听见隔壁大妈家有异样的响动。她悄悄走过去，从敞开的房门里瞧见，大妈背靠织布机，半躺在泥土地上。她扭曲一张苍白的脸，呻吟着，一手摁肚子，一手在两腿间使劲朝外拽东西。那东西越拽越大，大妈的面孔痛苦得变了形。终于呼啦一声拽出，我妈看见，大妈身下的地面，呼啦一下染红了。一个个孩子响亮地哭起来。大妈咬断孩子的脐带，满嘴满脸的血。我妈吓得哇一声大哭，大妈晃动鲜红的手，招呼我妈进屋。我妈给大妈端来一碗水，大妈一口气喝光了。又给大妈拿来一件大人的衣服，大妈给新生的小娃包裹了。大妈扶住织布机站起了，她一边发抖，一边流血。

大妈再从屋里出来时，身上已收拾停当。她说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她仰起毫无血色的脸，朝一棵树上看，她说：“洋槐花子。”那是一棵刺槐，槐树上开满槐花，那树就像堆满了白雪，槐花的香气甜丝丝弥漫，遮住了屋里的那股血腥。我妈看见大妈用一根麻绳缠在自己腰间，绳子的一头绑住一只竹篮。大妈爬上高高的槐树，我妈见她坐在树杈上，急促地喘息着，一把一把捋槐花吃，手抖得攥不住，槐花就撒了我妈一头脸，地面上像下了一层槐花雪。大妈在树上好像吃饱了，她闭着眼又喘息一会儿，开始朝竹篮里面装槐花，很快装满了一篮子。她把篮子用麻绳小心地提溜下来，她对我妈说：“接住了。”我妈就摇摇晃晃地把空中的篮子抱住了。大妈溜下树后，瘫坐在了槐树底下，她呼出一股股槐花的香气，她闭住眼睛满足地微笑。这时，屋里新生的儿子用响亮的哭声，急切地召唤她。

大妈煮了一锅洋槐花子汤，放进几粒大盐疙瘩，大妈趴在地锅边，埋头喝了三大碗，直喝得全身冒热气。第三天，大妈的丈夫做生意回来了，见孩子老婆都很欢实。洋槐花子盐水汤，喝得大妈奶水充盈。

后来，当教师的妈妈才知道，槐花有着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等功效。那时，饥饿、虚弱的产妇大妈，也无从知晓槐花的药效。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爬上老家的大槐树，为我折下一大枝槐花。我伸腿坐在树底下，抱着树枝摘花吃。那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着，一朵花五个瓣，白生生、厚实实、肉乎乎的。花萼像黄绿色的小盅，有硬度，有弹性，托住娇嫩的花瓣儿。中间的花蕊扁扁的，甜滋滋的香味，就密藏在花蕊里。放在口中，一嚼，脆脆的，满口的甜香。

蒸槐花，是我最爱的吃食。妈妈将新摘的槐花洗净、控水，拌上白面，上锅蒸熟。然后，浇上蒜汁儿、老醋、小磨香油。闻一下，槐

花香，面粉香，蒜香，醋香，油香，香得我围着桌子转磨磨；尝一口，绵软，松脆，辛辣，酸甜，美得我端着盘子转磨磨。因此，每当槐花开放时节，我们一群小孩子，围住院子里槐树转磨磨，望一眼树上的槐花，香味已在舌尖上流转。

雨丝，仍耐心地在槐园上空密密编织，我沉浸在对槐花温馨的回忆中。一抬头，眼前是一片密集的槐树林。范主席告诉我，这是前年移栽的国槐。年轻的国槐，柔美、挺拔，如青涩的少年。朝上看，柔长的细枝间，竟开出了一簇簇的花，不同于刺槐的柔白，竟是美艳的粉红，在绿叶中大胆地张扬，像少女张扬她粉红的爱情。没想到，我错过了刺槐的花期，却撞上了国槐的春潮。我伸手摘下几朵粉红的槐花，放在嘴里品咂：仍有刺槐花的香味，只是裹带着淡淡的苦涩，梦幻般的粉红，碎在口腔里，我咽下国槐青涩的梦。我的腹腔，藏了树与花的青春，我的脚步逐渐青春起来，我一口气登上了76米的槐仙山。

这是一座圆圆的土山，被周围的各种槐树，装扮成不同程度的绿。有深绿、浅绿、墨绿、黄绿、油绿、翠绿……绿得我的眼睛漾起一层层的水波，整个人像飘在绿海上。范主席朝西边一指说：“看湖。”一大片水波忽闪在我眼前。是那么清澄的一片，毛毛细雨，并没有遮盖它的清明，一如家乡人清明的品性。湖上，桥的身姿美如幻月，像通往纯净心灵的虹。多诗意的名字啊！“槐香湖”。是槐染香了湖？还是湖润香了槐？都有吧，就如沈丘的土地和人。

突然看到槐香湖边的一簇芦苇，不大的一小丛，在风雨中摇曳，摇出我满眼的热泪。我这时才认出，这里曾经是我童年时撒过欢儿的地方。我赶着我的几只羊，有时是羊赶着我，从我出生的村庄，一直赶到了这里。这里是一片有水洼、有芦苇的荒地，当然，也有杂草，有野花，有野生的槐树林。我不会忘记，风吹落槐花时的情景，我和羊，都蒙上莹莹的梦。但我怎么也没有梦到，过去的荒野，会变成今日的槐园，并且，就在我脚下，就在我眼前。

我睁大迷蒙的双眼，朝东边张望。槐园门前，一条宽广的大路，竟然直溜溜通往我出生的村庄；大路两旁的大槐树，手拉手，排着队，好像要站到我的村口。村口路北，有我家老奶的坟墓。我一定看见了，槐树的老根，蜿蜒盘绕到老奶的身下。生前，吃过槐树花、槐树叶、槐树皮的我的奶奶，正枕着槐树根睡得安稳，她老人家悠长的梦里，一定落满了雪一样的槐花。

我走出槐园，向东。

黏稠的雨中，我一定听到了村庄的呼唤：“老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俺家的闺女咋不来……”



立秋

■ 尚纯江

也许蝉
厌倦了夏天的炎热
像水渠
抽不出水的声音一样哀哀嘶鸣
太阳，把田间的玉米叶
卷成了一只只喇叭筒

立秋
在八月七日的二十二点
蝉鸣低落，阴云漫卷
一场秋雨姗姗来迟
一颗干涸的心灵，顷刻间
被淋得湿透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我吟着一首诗，枕着第一场秋雨
悄然入梦

打工的日子(外二首)

■ 卞彬

那场雨从昨夜到今天
像条狗似的
一直凶凶地蹲在屋外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外出打工的欲望
被拦截在屋里

日子如一个干瘪的口袋
甚至不能从中摸出一枚硬币
堵住生活的各种漏洞
柴米油盐 水电房租
像一条条蛇
从那些漏洞中钻出
向他爬来

无奈地躺在床上
那些长期以来的劳累和疲惫
却怎么也扔不到睡眼里
翻来覆去 他的眼中只有
墙壁和天花板的白

一个人的夜晚

一个人的夜晚总是那样漫长
常常在漆黑的夜里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仿佛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怎么也走不完

一个人的夜晚总是那样孤单
常常在寂寞的夜里
默默与孤灯相伴
仿佛置身无边的旷野
无人倾听我内心的语言

一个人的夜晚总是那样伤感
太多太多的往事
在眼前不停地浮现
仿佛泛滥的江水
冲破堤岸

一个人的夜晚总是充满渴盼
伊人模糊的脸
常常在想象中若隐若现
仿佛天上的星星
不能相伴身边

咳

一声一声
撞击着夜的空和静

他不停地咳
先是咳出
鲜红的爱情
然后咳出
黑色的忧伤
最后咳得
只剩下空空的自己

而月亮
那片泛白的药
早已失效